

卷三十二

群書考索卷之一

前集

六經門

易類

易學傳授之圖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羅源知縣丞管詔校正

知縣徐珪校正

王同

周王孫

丁寬

服生

施讐

孟喜
梁丘賀
先事京房更

魯伯
張禹
趙贛

校嘉

姚平

乘弘

書名

群書考索
前集六十六卷
正德十三年
建陽劉氏慎獨書齋
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卷三十二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編號

C5930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群書考索前集六十六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

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09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禮書考索卷三十一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表一賓校正

。禮門

明堂



史記曰黃帝接萬靈於明庭即明堂也蓋明堂之制起於黃帝其制有殿而無壁蓋之以茅圍之以水宮垣為復道而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此出於公玉帶之說也唐虞祀五帝於五府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訃白曰明紀黑曰元矩此出於通典之所載也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燧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商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篇曰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窻三十六戶七十二

脯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以水名辟雍明堂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上居太廟太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个建漢武帝招延儒雅好行典故太山北有古明堂墓因欲脩之而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其制茅屋而以水環之建武初營明堂循九室之制至于顯宗始成其事以饗祀神明以朝會諸侯唐禮樂志曰孝經曰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故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於主者尊嚴之君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然為之者至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以為倣像而衆說亦不克成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為象高祖太宗時寓于園丘正觀中巨盧寬劉伯莊議從崑崙道上帝以祭天下層以布政而孔穎達以為非魏證以謂五室重屋上圓下方

以祭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為如此者多同穎達曰周書敘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為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則章元堂太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也此矣足以取信哉夫師古等皆當世名儒其論止於如此高宗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益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帟幕為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明堂亦不能立迄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園丘然明堂之說先代諸儒所說不一通典注曰戴德云明堂辟雍是一所也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王廟左傳魯僖公五年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鄭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即鄭意以為三者名異而制同王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即云天子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也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疏云明堂在國之陽是明堂與祖廟不得為一也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

大廟射饗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五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
崇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
如壁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表準正論乃曰宗廟之中人所
致敬而使衆學處焉享射其中人鬼慢贖非其理也宗廟鬼神所居祭
天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如準所論與鄭氏合宋_朝皇祐二年仁宗議
明堂禮文彥博等議以為藝祖有事南郊太宗則行祈穀之禮惟季秋
大享闕而未舉真宗祥符初議行此禮然亦未遑明堂制度前代諸儒
議論皆異要必天子之路寢今大慶殿是也已而內出御製天地祖宗
樂曲舞名降神酌獻奠幣入俎繇誠安而下章有其義而成功層棟古
文化俗所以為文武二舞之美稱者又皆足以彰盛德形容寓皇心肅
敬備薦獻之儀而侑明靈之觀焉太常冒肄惟謹惟虔是歲九月即大
享因事制宜為五縵室親御寶附若篆飛白燦為華榜樂舞既作躬
格天地祖宗罔不咸喜帝之昭報之誠於是為盡而我宋盛典實
於此書是時王洙上文彥博等勸成皇祐大享明堂記凡二十

卷目為序至嘉祐八年再行是禮焉

社稷

祭法曰昔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
民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
傳曰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氏有子曰柱為
稷自夏以上祀之其後以周棄為稷自商以來祀之通典說顓帝祀共
工子句龍為社烈山氏子柱為稷高辛氏唐虞夏因之商湯以旱而遷
社故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止周天子立三社曰太社曰
王社曰亳社諸侯亦三社曰國社曰侯社曰置社蓋太社國社為百姓
而立者也王社侯社自於藉田而立之也亳社置社遷國之社也立名雖異
其神則同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諸侯之士則以當方之土大夫以下
各以地所宜木而立之禮神之玉皆用兩圭有邸其牲王制云天子祭
社稷皆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祭之日王及尸皆服緇冕樂
則太司樂云委太蕩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酌以三獻漢高帝初起

博豐粉榆社二年入關因命縣為公社於是而有公社之名平帝時奏
事者有曰漢興已有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於是而有官社官稷之號
後漢光武立太社稷于洛陽歲三祠而太社之名立然自漢後但太社
有稷而官社無稷魏明帝遂立帝社而帝社之名彰歷宋明中則有太
稷梁大同中則又加官稷唐於仲春仲秋則祭太社太稷神龍初改先
農壇為帝社於太壇西而立帝稷其禮與太社太稷無異開元十九年
停帝稷而祀神農復以后稷而為配天寶三載於是而升社稷為太祀
此歷代之沿革也然社稷之義先儒所說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
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
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
非理地之神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雖各有通但昔來所習謂鄭為長及
白虎通曰土地廣博不可備祀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
示有土也稷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為衆多故稷為長此言得之矣雖然
句龍有平水土之功高陽氏之子黎亦有平土之功是故祭社

二子而配食焉示不忘本之義也今之配祀者謂之龍可也然
也何嫌於二名耶彼直以龍與黎為社之正神非配社昔漢儒之
也或曰不然使社為土神則當食以水不當兼用羊豕也殊不知用
牲祭地禮也社乃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安
得不用羊豕吾益知社為土之正神而無疑也烈山氏之子柱有布穀
之功厲山氏之子農亦有播穀之功是故祭稷之日取二子以配食焉
示不忘本之義也今之配祀者謂之柱可也農亦可也何嫌於二名耶
彼直以柱與農為稷之正神而非配稷者又漢儒之妄也或曰不然使
稷為穀神則當祀以牲不當復用稷黍也殊不知用牲祭地禮也稷乃
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吾安得不用稷黍吾
今知稷為穀之正神而無疑也

雜祭祀

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洪範八政三曰祀太宗伯之
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林川澤

曰狸沉祭風師雨師曰禋燎祭四方百物曰禘辜是類是禘師祭也既伯祭禱馬祭也除惡之祭為祓會福之祭為會告事求福曰禱繫意以享為禱禱雨為雩禱明為祭是以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乃有神民之宮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歷代人君罔不徧走群望咸秩無文故神農播種始諸飲食致恭鬼神顯帝亦繫誠以祭祀其後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所以陰陽和而萬物遂也以今攷之在古有雩祭之禮有朝日夕月之禮有祀山川之禮有六宗之禮有七祀之禮有司寒之祭有蜡臘之祭夫雩者何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祀祈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若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漢承秦雩壇禮廢於漢自立春而至于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則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東晉穆帝制雩壇梁天監中停柴燎而用次也唐武德初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園立正觀雩祀于南郊開元旱則大雩此雩祭之禮也六月月之禮何也周制以柴祀日月星辰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壇王

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禮祭日於東郊祭月於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郊之祭天配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漢武始郊天一朝日夕月改周法其後常於以郊太時賁明出竹宮東向揖日西向揖月魏文帝以為非尊天之道明帝春始朝日于東郊秋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唐二分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柳子厚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人夕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柳曰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趙文子襲其祿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蒞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即向瓊闈拜謂之夕即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義曰春朝日秋夕月此朝日夕月之禮也夫祀山川之禮何也周制以血祭祭五嶽之以狸沉祭山林川澤一歲凡四祭迎氣一也郊天二也大雩三也大蜡四也禮神之玉兩珪有邸五寸牲用少牢各隨方色酌用五獻秦并天下令祠官所當奉各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自嬴以

東名山大川祠曰太室嵩高也常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自華
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嶽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各川四曰河祠臨
晉沔祠溪中泂泉祠朝那江水祠黑漢孝文增修山川群祀武帝因延
狩其禮名山大川後漢章帝詔祀山川百神應禮者唐武德正觀之制
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此祀山川之禮
也夫六宗者何也通典曰周制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以
如之又云以禮祀昊天上帝漢興於其泉汾陰立壇裡六宗孔光劉
歆等以乾坤六子為六宗後漢安帝立六宗祀時歐陽說謂六宗者在
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鄭元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
六宗馬融謂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
非冬不藏孔安國按孔叢子孔子之說謂堯少牢於大昭祭時袒迎於
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是為六宗
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魏明帝立六宗祀祀六
宗之禮晉罷其祀劉邵以為大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宗後魏立六宗

祀孝文詔祀天皇帝及五帝之神通典謂張迪以六代帝王
宗廟三昭三穆三等並不堪錄後魏孝文以天皇帝五帝為六宗
義為當崔靈恩三禮義宗謂六宗之神宗儒所釋義各不同義雖不同
亦各有通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云天宗六宗之神李邵謂六宗
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晉虞喜別論曰地有五
色大杜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劉昭稱孔叢子之言若果夫
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正謂未必然耳至昭以六宗為祭祀則穿鑿
甚矣惟晉司馬彪曰周禮無六宗之兆祭法無六宗之文不宜特立祀
也此六宗之說也夫七祀者何也商制天子祭五祀周制王為群姓立
七祀曰司命曰中霽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竈諸侯為國立五祀
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庶人一祀兩漢魏晉立五祀井皆與焉白虎通
云戶竈門井中霽唐開元制禮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
以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中霽以季夏夫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
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在傳家語則以為

重該脩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戶竈中雷白虎通劉昭
范曄高堂隆之待士五祀為門井戶竈中雷鄭氏釋太宗伯之五祀則
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
祭法之說隋唐祭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脩月
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此七祀之禮也夫司寒者何也月令仲春之月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饗廟鄭注云祭司寒而出冰春秋傳曰古者日
在北陸而藏冰西陸即朝陽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
比拒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
祿冰皆與焉唐制先立春三日用黑牝拒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鑿井
而藏之仲春開冰此司寒之禮也司寒文實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大蜡臘者何也郊
特牲云天子大蜡八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暉也猫虎也坊也水庸
也昆蟲也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
也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暉會

飲仁之至義之盡也迎猫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
水庸事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
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鄭氏曰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矣
正義曰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為臘與蜡異也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
太蜡蔡邕月令章句曰總謂之臘蕭章國祭蜡則飲豳頌擊土鼓以息
老物羅氏蜡則作羅襦秦漢曰臘漢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勞
農大享臘唐正觀季冬寅日蜡祭百神於南郊宋朝建隆初有司言以
火德王請以戌日為臘元豐六年蜡祭曰郊各為一壇以祀其方之神
而息民祭在蜡祭之後此蜡臘之禮也其他在秦則有陳寶祠有伏祠
有八神祠漢則有蚩尤祠靈星祠高媒祠太室祠嵩呼宋朝承唐制又
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用太祀禮東南曰招搖正東曰權星東北曰太陰
正南曰天一中夾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
曰青龍景祐二年章得象詳定江淵之說隨每年貴神飛集之方旋定

祭位從之然所謂太乙者又有十神太乙之名如曰五福天乙之號若
基臣基民基之號此皆雜祭之類也雖然古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蓋以民為神之主也文帝初以愛民而謂禘禘之事足以佑民也廣壇
塲增圭幣除秘祝之官以為祈福其為事已好矣宣室之問未遑他事
而急於鬼神之間豈以鬼神之福能有益於斯民乎迨至武帝又甚
焉而其心則為已不為民矣巡海而求神人築宮而封泰一祝吏祠官
相望於名山大川之上一切妄祭淫祠以徼福於已百姓困而國用竭
福何有於已哉終圖之末一歲凡三萬七千祠胡廣謂班固郊祀志宜
去鬼神仙道之語置葦簞祭宗廟廷殿議于其中則其祀事庶得以類相
從矣夫孟堅合宗廟之議而專志於郊祀固未為得至於漢武之淫祀
以為後世戒其旨深矣安得以去為祀

時祭禘祫

通典曰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日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夏因于夏
禘曰禘王制曰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尚整特牲云臭味未成

其祭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圓祭春日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乃以
禘為盛祭之名大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禘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
王以烝冬享先王詩曰杓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圓四時之祭名也其祭
尚臭灌用鬯臭鬱合也臭陰建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行九獻之禮祭
之日王服衮冕而入廟尸入奏肆夏王以珪瓊獻尸尸以裸禮降神此
裸神之一獻也後以璋瓊獻尸此為二獻也王迎牲奏昭夏始行朝踐
之禮此三獻也後於是獻朝事之儀此四獻也至薦熟時謂之饋食此
五獻也后薦饋食之儀此六獻也王以醴齊酌尸謂之朝獻此七獻也
后薦如事之儀此八獻也郊諸侯為賓者以王爵酌盞齊備奉食三
獻是為九獻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之舞以樂尸九獻之
後更行三爵謂之加爵即行旅酬無筭之爵而後尸出焉厥明遂繼于
枋此時享之禮也時享之外則有禘有祫王制曰天子植時祫禘祫
嘗給烝諸侯約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約諸侯約植禘一
植一給嘗給烝給盞天子先給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給此禘禘

之制也。圓制天子諸侯五年殷祭一禘一禘禘以夏禘以秋禘者毀廟未毀廟皆合并于太祖禘則不及親廟祖文武以下毀主依照禮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如先禘後禘者約春秋魯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皆禘以再殷祭而推之也。通典議曰：聖人制禮合諸天道使不數不怠故有四時之祭焉而又設殷祭者因天道之成以申孝敬之心用盡事終之禮。禘禘二禮俱為大祭先賢所釋義各有差殊。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禘小禘元注二禮以禘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數家之說非無典據。至於大通經訓鄭義為長嘗試論之以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禘大於禘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大事者禘也禘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并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僖公既不及於太祖則小於禘矣。曾子問主於天子曰：自非禘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則知禘小於禘明矣。其禘則備五齊三酒禘備四齊二酒禘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缺也。後漢武詔張純議禘禘之禮而純

以為漢禘禘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間以為禘祭禮說三年一禘天氣小備五年再闋天氣大備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禘禘以冬帝從之自是禘禘遂定。後魏孝文太和十三年詔議禘禘而辨明根高闋等各陳其義。孝文遂兩從王鄭二議禘禘并為一名改禘為禘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求為後法。唐禮樂志禘禘大祭也禘以昭穆合食于太祖而禘以審諦其尊卑此禘禘之義而為禮者失之。至於年數不同祖宗失位而議者莫知所從。禮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傳曰五年再殷祭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禘而有司疑其年數史元璩等議以為禘而後禘自是而後五年而再祭蓋後禘去前禘五年而禘常在禘後二年禘常在禘後二年魯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元璩等言有經據遂從之。而開元六年而禘明年而禘自是而後禘禘各自以年不相通數凡七禘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禘並在一歲有司始覺其非乃議以為一禘一禘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禘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

祖之意得矣不特此也禘祫之祭蓋兩祭也而賈逵劉歆以禘祫為一祭而二名是其名之辨又不一矣禘以夏祫以秋此古制也張純則以祫為冬祭其說曰物備禮成故合聚而祭之是其時之用又不同矣宗廟之禮止於九獻此古制也而先儒則曰大祫十有二獻杜祐通典載禘祭一如祫祭所異者祫則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祫則備六代之樂禘則用四代而無降神之樂是又其禮之用為不同要知明其義則名之不同亦何惑於明時之不同亦何拘於時禮之不同亦何泥於禮歐公之言蓋深知禮者矣鄭氏又謂禘其祖乃祭感生帝其說尤為無據而王肅則以為祭始祖之父王氏之議祫而後禘則是禘止於一時至後魏之論禮則以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人自為說卒莫能定此議禮之家所以名為聚訟也漢唐之間禮意不明光武中興在位亦既久矣而禘祭之禮僅能再舉是不幾於疏而息乎唐元宗時行禘祫禮各自以年不自通數凡七祫五禘而其後禘與祫乃并於正歲是不幾於數而瀆乎漢官舊儀雖載三年一大祫之制而未能盡行唐開元禮

雖有禘祫之制而未必合古此豈非諸生之過歟惟我宋廟三年一祫以孟夏五年一禘以孟冬其制已合於古而又群臣之論足以發明乎古人制禮之義故其禮為益全天聖中王欽若為祫饗對則有謹時思而合祀事以象夫宗子叔族合食之義熙寧中禮院言僖祖為始祖則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而其下則以昭穆為序焉猗歟盛哉禘祫之義久失於漢唐而獨明於我宋豈非諸儒講學之功乎

仲春群祀

高禘。太一。朝日。釋奠。籍田。社稷。

高禘之祀雖周官所載獨缺其文漢郊祀志不言其禮然攷之於古以

來久矣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故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而毛氏傳則曰姜嫄從帝而祠于郊禘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而毛氏傳則曰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禘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禘神矣自高辛氏有生契之祥故後王立高辛之祠以配高禘今其說載於孔穎達之正義者可攷也至漢武帝時得太子立高禘之祠而枚臯實為祝辭漢高禘之祠則立于城南而仲春實行其禮晉後從東

香之議以石為主而其祀浸重此祀高禘之禮也而盧植乃謂神君明
 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媒此其說之不可信也六一之祀
 雖時祭之大經禮不載十神之說出於術家然攷之於史則有自來矣
 史記封禪書云天神貴者太乙而太乙之名已著班固郊祀志云古者
 天子三年一用大牢祠三一而太乙實居其一今其所謂十神太乙或
 曰君基太乙或曰臣基太乙或曰太遊太乙而惟太乙無別名昔為最
 尊其說不為無謂也武帝祠于甘泉得神馬於渢渢水中遂次以為太
 乙之歌元宗時則以九宮貴神並祠之其禮始盛此祀太乙之禮也而
 說者謂太乙最尊更無別名遂以其別無名者對太遊而謂之小遊太
 乙此則說之不可信者也朝日之禮古禮也禮曰王措大圭執鎮圭纒
 籍五采五就以朝日觀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曰於南門之外自武
 帝郊泰時而因以揖日故曰朝日之禮遂見於竹官魏明帝朝日於東
 郊故朝日之禮又見於東郊蓋至於唐而朝日之禮乃謂之祀朝日此
 其禮之失也是以柳宗元作為朝日之說豈非欲復古乎釋其之



大春曰春入學舍采文王世子曰凡學未官釋奠于先師自唐一
 其於學而詔孔穎達講孝經而其禮復盛自正觀從房元齡朱子
 春之議以孔子為先聖而其禮遂定至元宗釋奠講經而魚朝恩預焉
 此則禮之失也故杜佑詳載其事於通典之書豈非欲以復古乎籍田
 之禮古人重農之意也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宣王不籍千
 畝則魏公諫漢文躬耕籍田以為天下先建始躬耕潘岳作賦正觀籍
 田文本頌之此籍田之禮也然而月或用孟者蓋用呂不韋月令孟春
 之說也月或用仲者蓋漢明帝唐開元所行之禮也其時說雖不同而
 其禮則一也社稷之禮古人報本之意也曰春籍田而祈社稷又曰秋
 報社稷漢高起豐立扮榆社光武洛陽立太社稷唐於仲春祭太社大
 稷而其禮為重開元之時升為大祀而其禮尤重此社稷之禮也然而
 或以社為五土總神勾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以稷為原隰之神
 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此鄭康成之說也或以社祭勾龍稷祭右稷
 皆人鬼也非地之神此王肅馬融之說也其說雖不同而其禮則一也

宋朝仁宗重高禘之祀尤極其至景祐講壇屋牲幣之儀寶元去弓鞬
弓矢之制在康定則著為常祀在慶曆則復用弓鞬皇祐中則詔壇徙
高爽嘉祐則詔徙近郊宋朝尤重太乙之祠以太乙飛在九宮每四十
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後不興水旱不作在興國中則太宗立祠
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乙在天聖中則仁宗立祠於西南郊而
祀之則謂之西太乙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禧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乙
釋奠之禮自真宗東幸其廟加長拜之儀增元聖之號定所祭二丁之
日與明遠豆簋簋之數定內外三獻之官與頒儀注祭器之式此釋奠
之禮至我朝而益盛雍熙籍田則太宗行之明道詩田則仁宗行之則
籍田之禮為特備用三獻之官則見於景德正星壇之制則見於天聖
則社稷之禮為尤備

廟制昭穆

范祖禹作唐鑑論唐九室之制而以為天子七廟自古以來未之有也
三朝議禮於元豐有左右昭穆之說而何詢直以為於經無據

愚於是知議禮之家一斷以古則紛紛之疑皆可以迎刃而解書曰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宗廟之制止於七廟禮曰辨廟祧之昭穆則昭穆
之位一定不易其來久矣今以周制明之守祧八人蓋兼姜嫄之廟而
為八則其為七廟也明矣自后稷以至昭王歷世無常而昭穆之位未
嘗失次辨而叙之又有小史之職則其為定位也又明矣世之論廟制
者乃曰唐虞五廟夏后因之至商周而始有七廟是說也杜佑以通典
則載之說者又曰小記云王者立四廟則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
西而已武二祧在七廟內是說也鄭康成注禮賢取之惟其說之不同
此世之論廟制者始紛々而可疑要之以二說而斷之於古則亦何疑
之有虞唐書載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則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為
可驗也豈待商周為然哉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廟而穀梁亦言天子
七廟則是春秋戰國之時是說猶存至漢始有原廟有郡國廟而東都
則又有所謂四親廟故是制始不明於漢唐初有四廟正觀中從朱子
奢虛太祖一室之議而廟以六室中宗增以七室元則又增以九室

是制又不明於唐學者能以是攷之則杜佑之說可無疑矣商之三宗
一周之文武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祧
也鄭康成或小記之言而以文武不祧之廟在七廟之內是臆說也王
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君臣同
等尊卑不別劉歆論之於漢韓愈論之於唐其言皆與肅同學者能以
是攷之則康成之說於此可無疑矣世之論昭穆者乃曰昭穆遷徙固
無常位周朝三季一遷則昔之右者今為左昔之左者今為右以左右
通計其次序然後父子之尊卑不相瀆也說者又曰古者祔以其班祫
以其班而尸及賜爵又以其班所謂班者父為昭子為穆昭不可遷於
穆之不可遷於昭父在穆行子若昭位而不嫌者昭自為昭穆自為穆
一右相乖不相通也惟其說之不同此世之議昭穆者始紛之然可疑
之二說而斷之以古則何疑之有祭統曰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
與昭為穆與穆為昭武王之時文王之廟為穆故雖至襄王歷十八君矣
昭也十六國文王之子文王為穆故其子之國必謂之昭也康王之時
武王之廟為昭故雖至襄王之世猶謂之昭富辰又曰邦晉應韓武之
穆也四國武王之子武王為昭故其子之國必謂之穆也蓋二昭三穆
左右異等左不可居於右猶右之不可居於左故助祭受爵各以昭穆
序齒受氏又以王父之字故劉歆亦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
與祖代相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其說皆同學者能以是而
攷之則或者之疑於是而無疑矣宋朝元祐中陳祥道作禮書其論廟
制也則曰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其論昭穆也則曰宗廟有迭毀
而昭穆之位則一定而不易夫禮學廢缺久矣歷漢歷唐未甚明闕數
千百年而遂大明于我宋愚於是見本朝儒學之盛焉論禮者宜有攷
於此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前集